



让公众理解伟大 让孩子理解经典
把华美的舞台捧在手心里

玛丽·波平斯阿姨回来了

(英) 特拉弗斯/著 任溶溶/译

SHIJIE SHAONIAN JINGDIAN
WENXUE CONGSHU



木众文艺出版社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玛丽·波平斯阿姨回来了

[英] 特拉弗斯 著

任溶溶 译



YZLI0890124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玛丽·波平斯阿姨回来了/(英)特拉弗斯著;任溶溶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1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ISBN 978-7-80240-291-1

I. 玛… II. ①特…②任… III. 童话—英国—近代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076 号

书 名: 玛丽·波平斯阿姨回来了

作 者: (英) 特拉弗斯

译 者: 任溶溶

责任编辑: 钟艺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精选了适合孩子们阅读的优秀文学作品。

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家以简洁、活泼、优美的语言，给孩子们描绘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让孩子们在这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幻想王国中，学会了爱心、勇敢、正直、诚信、勤奋与智慧，这是世界优秀作家向孩子们捧出的一片真诚心。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以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家创作的各种文学形式的作品和童话故事为主，兼收部分优秀的民间故事和寓言故事，首批共选编39种。“丛书”所选作品，适合孩子们的阅读心理和纯真情趣，有助于孩子们在阅读中开拓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适宜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生阅读，也便于家长和老师对孩子们讲述。

少年朋友，当你手捧这套《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阅读时，我们编者作为你的知心朋友首先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在通往成才之路上率先拿到了这把金钥匙。

之所以叫它金钥匙，是因为我们的父辈，以至父辈的父辈，也是曾经阅读这些世界优秀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才开启了他们的智慧、知识，走上成才之路的。

今天我们将这把金钥匙传交给你们，愿你们与《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为伴，展开想象的翅膀，在书的海洋中，在充满神奇魅力的幻想王国中，学会爱心、勇敢、正直、诚信、勤奋、智慧与开拓创新。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愿作你最知心的朋友！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将伴你一生长成。

编 者

2008年12月25日



孩子们到公园去放风筝，玛丽·波平斯阿姨驾着风筝从天而降。玛丽阿姨神通广大，回到班克斯家。安德鲁小姐来探望班克斯家，因为狂妄自大，把他家吵得无法安生。玛丽阿姨运用魔力，让她进了鸟笼，由云雀衔上天空。孩子们在玛丽阿姨带领下，环游天空，参加各种星座表演的杂技。孩子们看到星星的跳舞、玛丽阿姨和太阳跳舞。他们又碰到了“诺亚方舟”的主人，用剪贴的方法剪出了春天的花朵、小鸟、蝴蝶和小羊，使孩子们欢欣鼓舞。



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女作家帕梅拉·林登·特拉弗斯 (Pamela Lyndon Travers)。她在1906年生于澳大利亚的北昆士兰。二十年代她当过记者、演员、舞蹈家。后来从事创作，曾长期住在美国。在她的作品中最有名的就是用玛丽·波平斯阿姨当主角的几本童话。这些童话已经成为外国儿童文学里的古典名著，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拍过电影，玛丽阿姨也成了著名的童话人物。

《玛丽·波平斯阿姨回来了》(Mary Poppins Comes Back) 是作者的第二本玛丽阿姨童话。假使大家读过第一本《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那就一定知道玛丽阿姨是一位能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的神通广大的童话人物。作者写出那一本以后，因为书中玛丽阿姨最后是随风飞走了的。小读者纷纷写信问作者：玛丽阿姨以后怎么样了，还回来吗？作者于是又写了这第二本：玛丽阿姨回来了，于是又有了一连串的离奇故事。不过这第二本是一个独立的童话，没看过第一本的照样可以看。倒是大家看完了这一本，如果觉得有兴趣，不妨回过头去把第一本书找来看看。

任溶溶



目录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
SHIJIE SHAONIAN JINGDIANWENXUE

第一章	风 箏	1
第二章	安德鲁小姐的云雀	18
第三章	倒霉的星期三	35
第四章	颠倒先生	54
第五章	新生的一个	72
第六章	罗伯逊·艾的故事	84
第七章	夜 游	100
第八章	气球多又多	120
第九章	内利—鲁比娜	135
第十章	旋转木马	153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
SHIJIE SHAONIAN JINGDIANWENXUE



第一章 风 箏

这天早晨样样看上去整洁明亮，就像整个世界在头天晚上都打扫干净了。

樱桃树胡同家家户户的百叶窗一拉上去，窗玻璃就闪烁发光。街旁的樱桃树让太阳光照着，淡淡的树影投在地上，像一道道黑色的条纹。到处一片寂静，只有卖冰淇淋的推着车子走来走去，铃铛叮零叮零地响。车子前面有个牌子，上面写着：

“出售冰淇淋”

这时候一个扫烟囱的拐到胡同口，举起他扫烟囱弄黑的手招呼他。

卖冰淇淋的推着车子叮零叮零地朝他走去。

“买一便士^①，”扫烟囱的说。他靠在他那捆长刷子上，就站在那儿用舌尖舔起蛋卷冰淇淋来。冰淇淋舔光以后，他把蛋卷轻轻地包在手帕里，放进了口袋。

“你不吃蛋卷吗？”卖冰淇淋的觉得很奇怪。

“不。我收集它们！”扫烟囱的说着，拿起那捆刷子走进了布姆海军卜将的院子正门。因为他家没有边门，谁都是从正门进出。



玛丽·波平斯阿姨回来了

^① 便士是英国的辅币单位。

卖冰淇淋的又推着车子叮零叮零地在胡同里一路走去，一道一道树影和阳光落在他的身上。

“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他咕咕哝哝地说着，东张西望寻找顾客。

就在这时候，十七号传来扯大嗓门的嚷嚷声。卖冰淇淋的赶紧推车拐弯到十七号门口，希望有人来买冰淇淋。

“我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了！”班克斯先生一面叫，一面气呼呼地在门口和楼梯口之间大步走来走去。

“出什么事啦？”班克斯太太连忙从饭厅里出来，着急地问。“你干吗在门廊里咚咚咚咚地来回走个不停啊？”

班克斯先生把脚猛地一踢，一样黑乎乎的东西飞上了半楼梯。

“我的帽子！”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最好的嘲顶大礼帽！”

他跑上楼梯，又把帽子踢下来。帽子在花砖地上旋转了两圈，落到班克斯太太的脚边。

“它出什么毛病了吗？”班克斯太太紧张地问。可她心里却在担心，是不是班克斯先生出什么毛病了。

“你自己看吧！”他对她咆哮说。

班克斯太太哆哆嗦嗦地弯下腰去捡起帽子，帽子上都是一大滩一大滩粘糊糊、亮晶晶的东西，还有一股怪味儿。

她在帽子边上闻闻。

“像是鞋油味儿，”她说。

“是鞋油，”班克斯先生顶撞她。

“罗伯逊·艾用鞋油刷我的帽子……一点不错，用鞋油刷了。”

班克斯太太吓得张大了嘴。

“我真不知道这个家成了什么样子，”班克斯先生往下说。“没有一件事情对头的……都不知道多少日子了！刮胡子的水太烫，吃早餐咖啡太凉。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

他从班克斯太太手里把帽子一把抢过来，抓起了皮包。

“我走了！”他说。“我说不准还回来不回来。不定我坐船出远门，走

得老远老远的。”

接着他把帽子扣在头上走出去，把前门砰地一声关上，匆匆忙忙走出院子大门，卖冰淇淋的正在外面听得出神，被他一头撞倒在地。

“都怪你自己！”班克斯先生生气地说。“你不该在这儿挡着道！”他大踏步进城，那顶擦了鞋油的帽子在阳光里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卖冰淇淋的小心翼翼地站起来，看看身上没有伤了筋骨，就坐在人行道边上，决心痛痛快快地吃它一顿冰淇淋……

“噢，天哪！”班克斯太太听见院子门砰的关上以后，叫了一声。“一点不错，这些日子什么也不对头，事情一桩又一桩，自从玛丽·波平斯不说一声走了以来，什么事情都没对头过。”

她坐在楼梯脚，掏出手帕捂着脸哭起来。

她一面哭，一面想着玛丽阿姨忽然莫名其妙地走了以后发生的一件又一件事情。

“在这里过一夜，第二天就走……最伤脑筋了！”班克斯太太呜呜咽咽地说。

玛丽阿姨走后不久来了保姆格琳，可她一个星期就走了，因为迈克尔对她吐口水。接着来了保姆布朗，可她又走了。保姆布朗走了之后来了管家的奎莉小姐，结果只好也请她走，因为每天吃早饭前她要在钢琴上练三小时指法，这声音班克斯太太可受不了。

“后来嘛，”班克斯太太用手帕捂着脸抽抽搭搭地哭，“简出了麻疹，浴室的热水锅炉爆了，樱桃树遭了霜冻……”

“对不起，太太……”班克斯太太听了抬起头来，只见烧饭的布里尔太太正站在她身旁。

“厨房的烟道着火了！”布里尔太太阴着脸说。

“噢，天哪，真不知道还要出什么乱子呢？”班克斯太太叫起来。“你快叫罗伯逊·艾去把火灭掉。他在哪儿？”

“睡了，太太，在放扫帚的柜里睡了。那家伙只要一睡，哪怕是地震，哪怕是开一团兵来敲鼓吹号也弄不醒他，”布里尔太太跟着班克斯太太下



玛丽·波平斯阿姨回来了

楼到厨房，一路走一路说。

她们两个总算把火扑灭了，可班克斯太太的苦难还没完。

她刚吃完中饭，就听见楼梯上乒乓一声倒下什么，紧接着又是很响地砰的一声。

“这回不知又出什么乱子了？”班克斯太太急忙冲出去看。

“噢，我的腿，我的腿！”女仆埃伦叫道。

她坐在楼梯上大声呻吟，身边都是打破的瓷器片。

“腿怎么啦？”班克斯太太连忙问。

“断了！”埃伦靠在楼梯栏杆上，垂头丧气地说。

“没事。埃伦！扭伤点脚踝骨就是了。”

可埃伦又呻吟起来。

“我的腿断了！我怎么办呢？”她叫了又叫。

正在这时候，儿童室里传来双胞胎刺耳的哇哇叫声。他们为了抢蓝色的赛璐珞鸭子打了起来，他们的尖叫声盖过了简和迈克尔的争吵声。简和迈克尔在墙上画画，正哇啦哇啦地在争论绿色的马是不是可以有紫色的或者红色的尾巴。在这片吵嚷声中，夹杂着埃伦的哼哼声：“我的腿断了！我怎么办呢？”它仿佛是有板有眼的擂鼓声。

“又来一桩，这不要我的命吗？”班克斯太太奔上楼梯，把埃伦扶到床上去，用凉水浸湿一条绷带，包住了她的脚踝骨。接着她上儿童室去。

简和迈克尔向她扑过来。

“它该有一条红尾巴，对吗？”迈克尔问。

“噢，妈妈！别让他说傻话。马没有红尾巴的，对吗？”

“请问什么马有紫色尾巴的？你说！”迈克尔尖声大叫。

“我的鸭子！”约翰抢过巴巴拉手里的鸭子，哇哇地嚷。

“是我的的是我的的是我的！”巴巴拉又抢回来，也哇哇地叫。

“孩子们！孩子们！”班克斯太太一点办法也没有，绞着她的双手。

“别闹了，我都要疯了！”

几个孩子居然一下子静下来，好奇地看着她。他们都在纳闷：她真会



疯吗？她疯了是个什么样子？

“好了，”班克斯太太说，“我不要你们这样吵吵闹闹的。可怜的埃伦伤了脚踝骨，没人来照料你们了。你们给我上公园去，一直玩到吃茶点再回来。简和迈克尔，你们得照管好弟弟妹妹。约翰，你现在先把鸭子给巴巴拉，上床的时候再给你。迈克尔，你可以把你的风筝带去。好，你们都戴上帽子吧！”

“可我想画完我的马……”迈克尔不高兴地说。

“我们干吗要上公园去？”简抱怨说。“在那儿没事干。”

“因为我必须安静一会儿，”班克斯太太说。“你们要是乖乖地上公园，做个好孩子，回头喝茶我给你们吃椰子蛋糕。”

他们还没来得及大声欢呼，她已经给他们戴上帽子，赶他们下楼了。

“你们过马路的时候留神两边瞧瞧！”这时简推着双胞胎的摇篮车，迈克尔带着风筝，正要走出院子大门，她在后面大声嘱咐。

他们先往右看，没车过来。

他们再往左看，除了卖冰淇淋的在胡同口摇着铃铛，一个人也没有。

简赶紧过去。

迈克尔紧跟着她。

“我不喜欢这样过日子，”他可怜巴巴地对风筝说。“样样都老不对头。”

简把摇篮车一直推到湖边。

“好，”她说，“把鸭子给我。”

双胞胎在车子两头哇哇直叫，抢着鸭子。简掰开了他们的手指头。

“瞧！”她说把鸭子扔进湖里。“瞧，小宝贝，鸭子要游到印度去啦！”

鸭子在水上漂。双胞胎看着它，抽抽搭搭地哭。

简绕着湖跑，捡起它，又放到水里去。

“好，”她兴高采烈地说，“它这回动身上南安普敦去了。”

双胞胎并不觉得好玩。

简张开双手，“迈克尔，我们拿他们怎么办呢？把鸭子给他们，他们要抢，不给他们，他们又哭个没完。”

“我放风筝给他们看，”迈克尔说。“瞧，孩子们，瞧！”

他举起有黄有绿的美丽风筝，开始放线。双胞胎眼泪汪汪地看着它，毫无兴趣。迈克尔把风筝举过头，跑了一段路。它在空中飘了一阵，接着喀嚓一声落到草地上了。

“再来一次！”简鼓励他。

“你举着它，我来跑，”迈克尔说。

这回风筝飞得高了些。可它飞呀飞的，飘动时长尾巴让椴树的一根树枝挂住了，风筝在树叶间晃动。

双胞胎起劲地哇哇叫。

“现在上纽约了！”可双胞胎哭得更厉害。

“噢，天哪！”简说。“现在真没有一样东西对头的。”

“喂喂喂！怎么回事？”他们后面有人说话。

他们回头一看，是公园的看守人，他穿着制服，戴着尖顶帽，样子十分神气。他正用很尖的手杖头戳起地上的废纸。

简指指椴树。看守人抬头一看，把脸一板。

“得，得，你们违反公园规则！我们这儿不许乱丢废纸，懂吗，不管是丢到地上还是丢到树上。绝对不可以！”

“这可不是废纸，这是风筝。”迈克尔说。

看守人脸上顿时露出傻呼呼的温和表情。他走到椴树那儿。

“风筝？真的。我小时候倒放过，长大以后再也没放过了！”他跳到树上，把风筝轻轻夹在胳肢窝里又跳下来。

“来，”他劲头十足地说，“咱们把线拉紧，跑起来，风筝就上去了！”他伸出手要去拿线卷。

迈克尔紧紧抓住它。

“谢谢，可我想自己放。”

“那好，不过你可以让我帮点忙吧？”看守人可怜巴巴地说。“是我把



它拿下来的，再说我小时候放风筝，长大以后还没放过一次呢。”

“好吧，”迈克尔说，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觉得他不客气。

“噢，谢谢，谢谢你了！”看守人感激不尽地大叫。“好，我拿着风筝朝草地走十步。我一说‘放’，你就跑。懂吗？”

看守人大声地数着步子，朝草地走去。

“八，九，十。”

他转过身来把风筝举在头顶。“放！”

迈克尔跑起来。

“放线！”看守人大叫。

迈克尔只听见后面一阵很轻的辟辟啪啪声。他手里的线卷转动着，只感到线绷得很紧。

“飞起来了！”看守人叫道。

迈克尔回过头去看。风筝正在不断地上升，越升越高，黄黄绿绿的小纸片直上蓝天。看守人鼓出了眼睛。

“我没见过这样漂亮的风筝，连小时候也没见过。”他抬头望着天空咕咕哝哝说。

一抹淡云从太阳那边飘来，掠过天空。

“一朵云在向风筝飘来，”简激动地低声说道。

晃动的尾巴向上直升，升啊升啊，直到在天空中成了个灰点子。云彩慢慢地向它飘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不见了！”迈克尔说，这时小点子已经消失在淡淡的灰色的天幕后面。

简轻轻叹了口气。双胞胎在摇篮车里安静地坐着，他们全都奇怪地一动不动。绷紧的线从迈克尔手里直往上去，好像把大家跟云彩连起来，把大地同天空连起来。他们屏着气等风筝重新出现。

简忽然忍不住了。

“迈克尔，”她叫道，“把它拉回来！拉回来吧！”

她把手搭在绷得紧紧的、有些微微颤动的线上。

迈克尔倒着转线卷，用力地收线。线依然绷紧，一点收不下来。他继续喘着气拉线。

“收不下来，”他说。“风筝不肯下来。”

“我来帮你！”简说。“好，拉吧！”

可他们尽管拼命地拉，线一动不动，风筝还是在云彩后面。

“让我来！”看守人神气活现地说。“我小时候是这么干的。”

他把手放在简的手上面，狠狠一抽，好像拉下来一点了。

“好……一起来……拉！”他叫道。

看守人扔下帽子，脚撑在草地上。简和迈克尔都在拼命地拉。

“下来了！”迈克尔喘着气说。

线一下子松了，那转动的点子窜出灰色的云朵飘荡下来。

“快收线！”看守人看着迈克尔，唾沫飞溅地大叫。

可线已经在线卷上自动倒卷了。

倒卷着的线牵着的风筝在空中打转，拼命地跳动，越飞越低。

简有点透不过气来。

“出什么事了！”她叫道。“那不是咱们的风筝。样子完全不同！”

大家看着它。风筝。

说得一点不错。这风筝不再是黄黄绿绿的，变成了藏青色。它蹦蹦跳跳地落下来了。

迈克尔忽然叫起来。

“简！简！根本不是风筝。它好像是……噢，它好像是……”

“收线，迈克尔，快收线！”简喘不过气来。“我等不及了！”

这时朝高高的树梢望去，线头上究竟牵着什么，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黄黄绿绿的风筝已经无影无踪，换上了一个古怪的熟悉身影在那儿飘动，那人穿一件银扣的蓝色大衣，戴一顶草帽，上面有一圈雏菊花环，胳肢窝里夹一把伞，伞柄是个鹦鹉头。那人一只手提着一个晃晃悠悠的毯子手提袋，一只手紧紧抓住越来越短的线。

“唉呀，”简高兴地欢呼。“是她！”



“我看到了！”迈克尔也在叫，手拿线卷哆哆嗦嗦。

“唉哟！”看守人惊讶地看着说。“唉哟！”

那古怪的人继续往下飘，脚轻轻地掠过树梢。现在看清那张脸和熟悉的特征了——乌黑的头发、发亮的蓝眼睛、荷兰木偶式的翘鼻子。最后那点线在线卷上自动卷完，那个人在椴树之间端端正正地降落到草地上。

迈克尔一下子扔掉线轴，扑了过去，简跟在后面。

“玛丽阿姨，玛丽阿姨！”他们叫着扑到她身上。

后面的双胞胎像早晨的公鸡一样扯长脖子喊叫，看守人的嘴一张一合，像是想说什么又找不出话来。

“到底回来了！到底回来了！”迈克尔拚命叫着，抓她的手，抓她的手提袋，抓她的伞，有什么抓什么，仿佛非要摸一摸才能弄清楚这的确确是她似的。

“我们知道你会回来的！信上不是写着 *aurevoir*^① 吗！”简叫着拦腰抱住蓝色的大衣。

玛丽阿姨脸上闪过一阵满意的微笑。这笑容从嘴上浮上翘鼻子，再飘进蓝眼睛，很快就消失。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她说着手甩开他们的手。“这儿是公园，可不是狗熊动物园。这样我倒像在动物园里了。我说，你们的手套呢？”

他们退后几步去翻口袋。

“好！请把它们戴上！”

简和迈克尔又激动又高兴，哆哆嗦嗦地把手伸进手套，戴上帽子。

玛丽阿姨走到摇篮车旁边，把车上的带子束紧，把毯子拉挺，双胞胎欢天喜地，发出轻轻的咕唧声。接着她向周围看了一圈。

“是谁把鸭子放到湖里的？”她用他们十分熟悉的严厉高傲的声音问。

“是我，”简说。“替双胞胎放的。它上纽约去。”

“那你把它拿上来！”玛丽阿姨说。“它不上纽约去，它只能回家吃

① 法语：再见。